

俄国文学史

高尔基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俄國文學史

(苏)高尔基著

缪灵珠譯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2

М. Горький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根据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Москва 1939 年版本译出

俄 国 文 学 史

原著者 [苏] 高 尔 基
翻 譯 者 繆 灵 珠

*

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

上海永嘉路 25 弄 8 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 094 号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850×1156 毫米 1/32 印张：19 7/16 插页 3 字数：413,000
1959年2月新1版
1962年6月第3次印刷 印数：5,001—8,000 册
(原新华书店印 24,500 册)

统一书号：10078·05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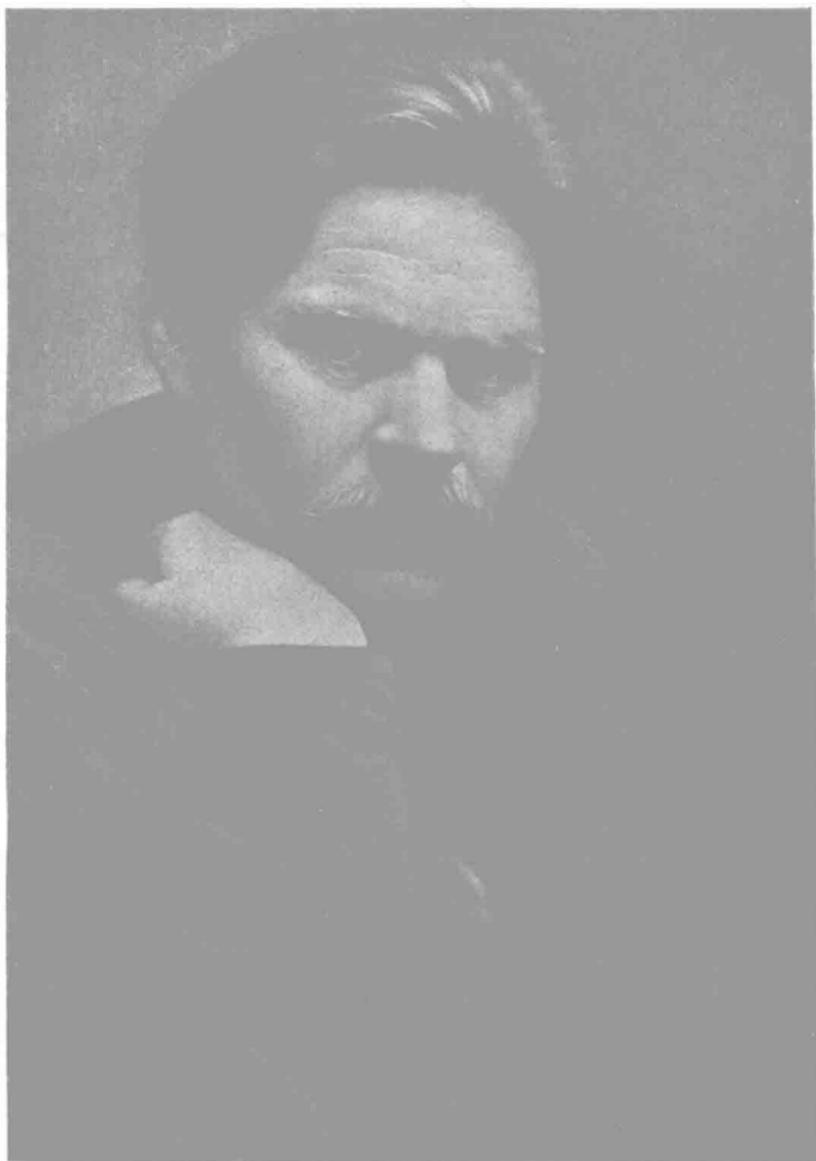
定价：(九)2.00 元

內 容 提 要

此书是苏联科学院根据高尔基手稿整理而第一次发表的文学史著作。高尔基在这部作品中，詳細地分析了俄国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的社会历史、文学思潮、偉大作家及其主要作品，从叶卡捷琳娜时代的文学直讲到托尔斯泰的作品。全书大致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研究十八世紀俄国启蒙运动的学者，接着分析个人主义的和集体主义的浪漫主义两种思潮、十二月党人和普希金的作品、西欧派和斯拉夫派，并評論果戈理，指出革命民主主义者在文学上所起的作用，继而讲到貴族作家的自我批评。第二部分，研究农民运动在文学上的反映，彼得拉舍夫斯基派的社会运动及其意义，并指出赫尔岑的偉大貢献。第三部分，从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农奴解放和文学思潮讲起，分析了文学上的新知識分子典型，評論皮沙烈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烏斯宾斯基、諾伏德伏尔斯基、謝德林、列斯科夫等人，最后一章詳論列甫·托尔斯泰。

又本书附录个性的毁灭一文是与本书同时的作品，該文詳述作者的文学史观点，并对二十世紀初俄国资产阶级文学的各派予以尖銳批判，在这一意义上，无异是本书的理論基础，也是它的补篇。

本书是高尔基在1908—1909年間写的著作；虽然其中某些評論，跟现代苏联的科学的判断和高尔基本人在苏維埃时代的見解相比較，都有不足之处，但对于深入研究俄国文學思潮和高尔基文学觀点，仍不失为十分珍貴的資料。



高 尔 基 像

一九〇六年

譯例

(一)本書各章的標題是譯者加上的，提綱則依照編者的提綱。

(二)高爾基自己刪去的字句(即編訂本中的脚注)，用星号*及方形括號〔〕標明，并移作邊注，但是其中有些與本文的語法不連接或者不足以顯出高爾基撰稿時的思路的無關重要的字句，則省去了。

(三)編者的注釋，移置于每章之後，用〔一〕、〔二〕、〔三〕……記號標明。其中有些只說明引文出處的注釋，則移置于引文之後，加上弧形括號，至于有關引文版本或原始資料的注釋，對於我國讀者並非必需者，均已略去。

(四)譯者曾參考苏联大百科全書、苏联百科辭典以及其他著作，作了些必要的注釋。這些“譯者注”，都用①、②、③……記號標明，作為邊注。

譯者誠懇地希望讀者和專家對於本書的譯文和注釋多多予以指正。

編者的話^①(節譯)

这部完全根据手稿第一次發表的瑪·高爾基的著作，是这位偉大人民作家底最巨大的文学史作品。

著此書的意圖始于一九〇七年年底；一九〇八至一九〇九年間，高爾基才正式着手撰稿。

手稿是草稿，并非全部原有篇幅都保存下來：缺了若干頁，有些章沒有起頭，有些章沒有結尾。就內容和著作計劃來看，顯然散佚了整整几章，而这几章却是文学史過程中的環節。然而，留下來的原稿，其篇幅約有二十印張，包含着差不多兩個世紀俄國文学上一切重大事件的連貫敘述，而且鮮明地繪出了高爾基對文学史的主張，這是有卓越意義的。

这部著作的現存的部分，包括十八世紀後半期和十九世紀。但是高爾基的意圖及其實踐是遠為廣泛的。這從一九〇七年和一九〇八年間高爾基的書信中可以看出；而這期間高爾基自己所搜集的或者托人搜集的歷史和文学書籍，也足以說明這點^②。

高爾基撰稿的过程，可以想像出其大致輪廓：他所闡明的最重要的社會生活問題、文学思想和偉大作家等各部分，是根據計劃分別寫出的。

这部手稿的特點是：各部分和各章皆有作者自記的頁號，但

是作者却没有記下連貫全部著作的頁號。然而，仔細研究这著作，不但可以顯出各部分之間的密切联系，而且可以發現它們的連貫性和素材配置的規律性。作者所拟定的著作計劃的草稿保

① 这篇是苏联科学院編輯高尔基遺稿的本書編者所作序文。——譯者注

② 据編者在本書原文第三〇〇頁的注釋上說明高尔基創作俄國文學史時的准备過程如下：

一九〇九年秋，高尔基把这部著作对喀普里学校的听众講授。但是，这部著作是在喀普里学校成立之前，即在一九〇八年，構思、准备、而且部分地寫成了的。

一九〇七年十一月，高尔基寫信給巴特尼慈基(К. П. Пятницкий)說道：

“……假如你在舊書店或者在朋友家里碰見一些民間文學方面的書籍，譬如，巴爾索夫(Барсов)、薩哈洛夫(Сахаров)、阿發那西耶夫(Афанасьев)、達尼羅夫(Данилов)等的集子——請你寄給我吧！買下來吧！因为夏季我和盧那察爾斯基大概会着手著作一部給人民用的文学史，而所有这些东西都是需要的。”

一九〇八年二月，高尔基倔強地重复這要求。

“……我十分懇求你寄些文学方面的書籍，我完成這部小說之後，便將立即着手准备和盧那察爾斯基一起从事文学史的著作。時間是宝贵的，事業是重要的。”

从这些文献，可以看出：高尔基著作文学史的意圖是起于一九〇七年底的；一九〇八年，高尔基，正如他自己所說的，以莫大“熱心”來准备著作了。就這點來說，他同巴特尼慈基及波戈留波夫(С. П. Боголюбов)的通訊是饒有兴趣的。高尔基在每封信上都請求，要求他們寄些西歐的、东方的、俄國的文学史書籍。他常常寄出書目；這些書目有許多現在找不到了；但是，照保存下來的書目來看，可以判断高尔基對歷史著作及文学史著作所采用的廣度，以及他的选材的計劃性。他的要求的性質，信上經常的附筆(“我十分懇求”，“十分需要”，“对于我正在寫的著作是極其必要的”)，以及这些信札的整個內容，都說明了：高尔基并不是僅僅搜集圖書而已——他研究了寄給他的書籍，他工作着，照他自己承認，工作到这样的程度，以至“要折了背”，“眼睛要失明”。

他寫給巴特尼慈基(一九〇八年五月)說道：“我現在囫圇吞棗地閱讀文学史。

存下來；手稿本文的敘述也足以証明其連貫性；次要的標識——筆迹和墨水——也是個証據。研究所有這些標識，便有可能把各部分和各章連貫起來，而符合作者的意圖和他的文學史主張，根據這點便可能作出全稿的統一頁號。這裡並不是一部收集幾篇獨立的專論性質的概論之文集，也不是講述某些文學現象的零星的几章；擺在面前的是雖則未完成、不充分的作品，但到底

呵，但願有誰會把十九世紀初葉的和現代的文學傾向作個比較研究的梗概呀！多么驚人的對照呵！對於小市民個人主義的堡壘是怎樣的打擊呵，這種個人主義不是一世紀一世紀地，而是每十年每十年地產生的！”

不久之後，高爾基自己就在这部著作中作出了前世紀初葉德國反動浪漫主義與本世紀初葉俄國神祕主義及色情文學之間的對照。

研究了高爾基於一九〇八和一九〇九年間所寫的書札；把他要求寄給他的書籍的目錄，同他在今日仍存放於他個人圖書館中的那些書籍上所作的筆記，彼此對照一下；最後，把他這兩年間所寫的論文同這部著作的手稿比較一下——我們便得到一個結論：目前的這部著作，就是一部“給人民用的文學史”的創作企圖底部分的、未完結的體現。

尤其是，把這部手稿同高爾基在一九〇八年所寫的个性底毀滅這篇論文對照一下，便可以証實這結論。這一比較，顯出在思想上深刻的一致，重要理論底符合。个性底毀滅乃是一篇完成了的、獨立的著作，而文學史的手稿却是作家親筆的草稿，是一部未加工的、未編成的、未寫完的著作。不妨設想：這部“人民用的文學史”底某些基本思想和潦草寫成的几章，在个性底毀滅一文中予以發展了，予以改寫了。然而，當喀普里學校成立的時候，高爾基就在該校使用這部已經想好的、已經開始的、有了準備而且部分地寫出了的著作。

拉狄日尼科夫(И. П. Ладыжников)的指証是很重要的，他回憶高爾基曾于一九〇八年寄給他高爾基所著的一部文學史著作的大綱。可惜這大綱失掉了，可能這大綱就是目前這部著作的計劃，或者是初稿。現在，按照內容，我們把這部著作稱為俄國文學史。——譯者注

是一部文学史。

这部著作開宗明義是理論性的序言，在序言中高尔基給文学本質下了定义，揭示文学与科学及哲学的區別，指出俄國文学發展的主要道路。第一部分論述十八世紀：高尔基講出那个时代的一般特征，挑选馮維津作为現實主义的創始者，扼要地評述諾維科夫和拉季謝夫，轉而論到茹科夫斯基及浪漫主义思潮，因此以大量篇幅旁及西歐浪漫主义的歷史，順帶講到資產階級現實主义文学發展的特征。論述普希金之前，先就十二月党人運動講了一个扼要的梗概。普希金是这样一个詩人，对于他“文学乃是第一等重要的民族事業”。分析果戈理的創作，就連帶講到斯拉夫派的梗概。接着高尔基寫出“四十年代俄國生活的一般進程”的廣大情景。他談及小市民的發展、貴族階級底社会与經濟的瓦解、教士階級的地位、以及平民階層是如何形成、成長和分裂为种种社会流派的集团。高尔基又談及平民知識分子在俄國社会中越來越增長的重要性，并且着重別林斯基的作用。

往后，高尔基提出“貴族的自我批評”这問題，作为前世紀俄國文学的基本問題，并且分析了奧涅金、畢乔林、罗亭、別尔托夫这些所謂“多余的人”的典型，便順帶評述了萊蒙托夫和屠格涅夫。

这著作的第二部分講述从十二月党人和普希金直到包括赫尔岑在内的这段俄國文学，而以短短的一章結束，在这一章高尔基断定了“俄國貴族地主的悲剧”底特點。这一章重新提出了、并且在相当程度上完成了高尔基隨着赫尔岑之后所說的“多余的人”、“聰明的廢物”底探討。

高尔基特辟一章來研究農民主題的文学。他根据一八六一

年改革前所寫的作品，如屠格涅夫的獵人日記、格里戈洛維支的中篇小說、青年托尔斯泰的中篇小說等資料，來揭穿“貴族地主对待自己的農奴”的态度；而与这几个作家恰成对照的是謝甫琴科——真正的“人民詩人”。在分析以農民为主角的作品之前，先寫出農民起义的情景；于是高尔基的結論便浮現出來：在屠格涅夫、格里戈洛維支、托尔斯泰的作品中，对“羣众中的人，起义的農民”是袖手旁觀的。高尔基着重來寫赫爾岑，赫爾岑曾提出并且企圖以革命的精神來解决当时社会生活与斗争的重大問題，他对俄國社會思想的發展曾產生巨大影响。

短短的一章分給彼得拉舍夫斯基派。高尔基簡略地叙述了三十年代的革命運動之后，便講到一八四八年事件后俄國作家和文学家的情况，給五十年代的社会环境划出了一般的特点，又論到尼古拉帝制在克里米亞战争中的敗績这件事情的意义。

这著作的第三部分包括从六十年代到列夫·托尔斯泰那段時期。高尔基的注意集中在“平民知識分子的文学”。他指出民主主义文学的特征，着重火花的作用，指明六十年代民主主义者和后来“愛民派”知識分子及其文学的分界綫。高尔基又講到七十年代的社会斗争，断定它的真实內容乃是反沙皇制度的斗争。

由于研究个人主义这問題，便以很大的篇幅來講述皮沙烈夫。論陀思妥耶夫斯基這章也歸入这个問題之內。接着便略論格烈拔·烏斯賓斯基的創作，以烏斯賓斯基为例，就強調了十九世紀后半期全部俄國文学的根本問題：即知識分子与人民大众的互相关系这問題。高尔基順便講到奧斯波維支—諾伏德伏爾斯基、列斯科夫，并論及薩爾蒂科夫—謝德林的天才及其重大意

义。列夫·托尔斯泰的文学活動乃是“整个十九世紀俄國社會一切殘余的總結”，原稿給了托尔斯泰以創造性的繪像之后便結束，更正確地說，到此中斷了。

这部著作寫于三十多年以前①；自然，它顯出了当时的歷史知識的水平：某些評論和鑑定是落后于現代苏联科学的判断的，其中甚至也有落后于高尔基基本人在苏維埃时代的見解的。譬如，他在这部著作中，对拉季謝夫和十二月党人所提出的要求，是这些活動家在当时的条件之下所不能够滿足的。高尔基駁斥資產階級关于拉季謝夫和十二月党人所作的傳說，而对他們的意义則估計不足。高尔基正确地指出了車爾尼雪夫斯基对公社的看法的錯誤，却誇大了这个因素在这位偉大民主主义者的全面活動中的意义，他沒有顯示、也沒有指出車爾尼雪夫斯基在十九世紀后半期的革命運動和文学運動中的作用。他对怎么办？这篇小說的主角拉赫美托夫，予以片面的因而是不正确的評論，对果戈理也予以片面的因而是不正确的評論。然而，这些錯誤的論斷却一點也不表示高尔基底觀點的本質。反之，高尔基在整部著作中竭力宣揚各代的革命家、文学家和科学家所留下的文化遺產对于工人階級及其革命斗争的意义。大家知道，高尔基在他所有的文学作品中正是發揮了这一思想；他在許多文学批評和政論文章中对拉季謝夫，和对車爾尼雪夫斯基所描繪的六十年代革命民主主义者底形象，始終予以很高的評價，而且不只一次指出果戈理的现实主义作品巡按和死魂灵的重大意义。

不可忘記：这部著作是以作者親筆的手稿流傳下來的，而且

① 就現在來說是五十年前。——譯者注

并不是原來的全部篇幅；正如一切未完成的、草草寫出的著作那样，其中就有着一些不精确的說法，有着一些作者“給自己用”的簡略的筆記。它們的真正意義，須同高尔基這部文學史著作的整個思想結構對照起來才能明晰。

高尔基寫道：“我們的主題是俄國文學，和從其對人民的態度來看俄國知識分子。”高尔基是從這個觀點來看全部俄國文學史的。高尔基指出：過去沒有一個偉大作家會忽略人民的，擺在文學家、社會思想家和文化活動家面前，擺在所有階級和社會集團面前，始終是對人民大眾的態度這個問題。人民的社會地位、勞動和鬥爭，直接或間接地反映在文學上——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之下以不同的方式反映出來——，這就決定了文學的發展。高尔基竭力去發現這種發展的規律性，他指出文藝創作的某一種思想和形式是如何地必然為另一種所代替。他也指出它們的繼承性。高尔基認為：“社會經濟關係”乃是決定社會的文藝發展的主要原因，他以一切社會條件的總和來說明文學：譬如，經濟、以人民大眾的鬥爭為最突出的階級鬥爭、沙皇制度的政治、思想的影響、來自外國的影響。同時，高尔基並沒有忘記個人發展的條件——作家的創作個性。

講述了社會發展各階段的簡單梗概之後，高尔基便把具體研究同文藝作品結合起來，並且指出在不同歷史條件之下不同階級的典型性格是如何形成的。

這手稿內容的大概有如上述。

手稿有六十八大張（每張四頁、兩面都寫滿）稿紙，和十二張附于個別頁上的注釋。手稿本文有許多刪改的地方。高尔基有時候數次轉回到同一個思想上，尋找適當的話來表達，刪改和

補充其內容，予以新的發展、新的含义。也有許多塗去了的字、句、甚至整段，許多字是簡寫的。我們用特种攝影方法做到把塗去了的字句復原了①，只有几处例外，我們都在文中注明“不清楚”几字。

这手稿是原始草稿，它的特點是其中有許多引証文藝作品原文和引証史料的地方。高尔基多半沒有抄錄那些足以闡明他的思想的引証，也沒有作出著作上必要的注釋。他引証時只指出作者，有时候（但絕少）指出文藝作品或者歷史著作和文学史著作的書名，而多半標明期刊的卷數、頁數、出版年份，或者在稀有的場合標明作品的第几版。

.....②

根据作者所作的这些標識，并且从內容出發，就必須找出高尔基所依据以引証的那种版本，把高尔基心目中所指的引文補入手稿的本文中。

为了这个目的，首先要查看高尔基私人的藏書。他的圖書館藏有他著作時所使用的書籍。他在書本上所作的記号和手稿中的引証標識，總或多或少准确地指示出引文的內容，保証不至于錯誤和臆測。可惜高尔基所使用的丰富的文献多半不藏于他的圖書館中。然而，可以找到他所指的一切版本，并且把相当的引文補入手稿本文中，或者在注釋中說明所引証的內容。

① 高爾基塗去的字句，本書編者附于同頁上作为脚注，但是塗去的字句有許多与手稿文气不連，無法一一譯出，在本書翻譯中只選擇其可成文句的譯出，附于邊注并加以方形括号。——譯者注

② 此節原文系說明編輯手稿時对注釋、引証等之处理方法，与譯文無关，故予刪去，下同。——譯者注

高爾基有時候在藏書上作了記號，或者在手稿上標明文藝作品和歷史著作的許多頁碼。在若干稀有的場合，這種許多頁碼的標識，是備忘的記號，是預備為後一步工作之用的。這些場合都在注釋中予以說明，同時把所指各頁或各章的內容敘述其梗概。

這類的引証，尽可能確切地依據高爾基的標識，大部分都查出來了，並且補入手稿本文中作為引文。在某些場合，這些標識所劃定的引文未免篇幅過多，那末就從其中選錄最明顯的、最切合高爾基原意和手稿上下文氣的段落。這樣子補入手稿中的引文，就低排兩行以別於高爾基自己的文章。高爾基在藏書上所標明的引文，也在注釋中一一予以說明。

本書的注釋帶有嚴格的資料性質^①。注釋只說明手稿上不清楚的地方，確定高爾基所引証的文藝作品、文學史著作、歷史著作、引証的出處和他所引用的某些史實的出處。首先是斷定高爾基所使用的或者可能使用的資料，然後甚至斷定原始資料。

引証上和史實上若干不確切的地方和顯然的筆誤，就予以訂正，不在注釋中加以說明。遇到文藝作品及歷史著作的原文與高爾基從其中取材的引文之間有着相當嚴重的分歧的場合，就保留高爾基的字句，而在注釋中注明這些資料的確實的本文。

注釋中也注明著作草稿所不免有的若干史實上的錯誤和隱諱的地方；如果高爾基於一九〇七年至一九〇九年間所掌握的文藝的或歷史的素材，比起今日所得的資料來就未免顯得陳舊

① 指本書編者所作的注釋，這些注釋有許多是關於文獻和版本的說明，不合我國讀者的需要，由譯者刪去，但保留其考據性質的說明。——譯者注

的話，在這些場合也予以說明。

.....

原稿本來沒有題目，現在照其內容稱為俄國文學史。

原稿的注釋和付梓、本文次序的整理、資料和引証的考據及發掘——這一切工作由拉狄日尼科夫（И. П. Ладыжников）和尤諾維支（М. М. Юнович）擔任。

目 次

譯 例	1
編者的話	II
序 言	1
計劃草稿	9
第一 章 叶卡捷琳娜时代的俄國文学	11
十八世紀后半期的文学——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統治——階級关系、社会斗争和思想的特征——馮維津——拉季謝夫——共济会會員——諾維科夫	
第二 章 浪漫主义与茹科夫斯基	62
浪漫主义——浪漫主义的起源——西歐浪漫主义对俄國文学的影响——蒂克——浪漫主义与人民性——貴族文学的人民性——普寧——茹科夫斯基	
第三 章 十二月党人与普希金	113
浪漫主义——它的派別——十九世紀前半期社会关系与文学的特征——一八一二年，它在俄國社会發展史上的意义——十九世紀初的農民運動——十二月党人——普希金——附：斯烈普殊金	
第四 章 西歐派与斯拉夫派	186
第五 章 果戈理論	203